

怀麓堂全集

懷麓堂全集

懷麓堂文稿卷十二

記

中元謁陵遇雨記

成化甲辰秋七月中元節例分官助祭山陵予與諭  
德張君啟昭謝君子喬侍讀商君懋衡李君世賢當  
赴長景二陵前二日降辭退微雨予與子喬並轡荷  
蓋以行出德勝門土城外啟昭懋衡世賢皆會行數  
里雨頗急下馬憇野寺茶里至清河少霽再憇再作  
午後至沙河河橋半圯壅土度馬馬上觀巖壑間片  
雲起輒雨脚如注明晦殊狀登至昌平縣學唐教諭

玉率諸生冒雨迎候宿劉諫議祠後堂予與世賢牀  
于東壁與懋衡于喬對宿啟昭宿城西別館以詩寄  
之答焉入夜潦透壁及我牀下予亦苦衾薄乃與世  
賢移臥前室雨不止明日益急都指揮杜侯山來饋  
食往訪之遂會啟昭入山山橋危滑馬歷礪度沙礫  
中暮抵陵廬駙馬蔡公益陽攝祀事遣使饋菓問其  
使云比至沙河河漲橋壞舟而濟予輩愕眙久之夜  
半入陵祀已服盡沾濕上馬穿林薄中歷鄉所渡礪  
水淙然有聲出陵門數里風驟作前後籠燭數十盞  
滅晦不辨色遂失道林莽雜風雨聲若虎豹號數聲

振山谷主僕朋侶咫尺不相應惟聞墮阮塹者相屬  
予與懋衡世賢進退無據自度恐不免時尚餘一燭  
隱隱見前騎有躍湍口以度者予輩引馬隨之每一  
馬躍首沒波內蹶起勢始定又數里乃得路入昌平  
水溪尺餘予先入祠懋衡世賢繼至予誦紀難詩有  
思親望闕語二君愀然曰此豈君賦詩時邪是夕于  
喬啟昭皆宿別館又明日會京府推官薛秉儀官邸  
酒數行五人者先至沙河北岸人積立如蟻予與吏  
部侍郎耿公好問戶部侍郎李公文盛禮部侍郎謝  
公大韶兵部侍郎阮公必成刑部侍郎何公廷秀工

部侍郎賈公廷傑大理丞楊公貫之列坐沙際官渡無  
舟惟兩漁舟出沒濤浪貫之募吏問予南岸呼舟徑  
濟舟人利索錢呼不時至至則衆競趨舟舟歛輒覆  
墮渚水屢覆乃一濟濟不過五六人人望升舟者如  
登仙攀企不可及諸公僅以身濟僕馬皆限岸北予  
登一敝舟啟昭携一僕繼入時舟已載三人至中流  
水急甚回視舟尾有二人竊附縋著水中舟掣不得  
濟乘流下數十丈勢危甚前有洲旋繞若相逐者舟  
乃抵岸予與諸公坐岸南貫之出梨餅爲野饋忽有  
一隸溺死衆號呼相顧皆慘沮無人色舟人驚散不

復渡予有點吏以一馬濟復往取馬予自引鞚待之  
少頃又濟一馬予與啟昭皆空乘無鞍勒吏亦袒跣  
引馬入村店牖間稍稍見諸公皆獨乘馬過良久于  
喬懋衡世賢繼濟復相賀僕馬猶有未濟者時日已  
暮去清河尚四十里予計欲稍前議未決予輒上馬  
衆乃追及夜至清河舊館爇火晚食予憊甚徑臥雨  
猶淅淅下未絕又明日始霽還至家晝漏下數十刻  
矣家君聞水漲殊廢寢食予至乃就食食畢後渡者  
始至云前夕赴祀時後屋東壁陡壞蓋昔所置牀處  
也因以詰世賢更相賀云自予入官二十餘歲歲四

三祀予與其六然未有若是險者夜行失道險一也  
移牀而壁壞險二也以敝舟渡急流險三也失道之  
險啟昭于喬不與敝舟之險懋衡世賢于喬不與壞  
壁之險世賢之外皆不與而予實兼之三者之中惟  
渡河尤甚其不至于顛躓者僅一髮而寒饑勞憊之  
狀弗論也夫遭盛時遊近地舉吉禮而乃有是阨天  
下事固不可預計哉君子守身蒞事惟所當爲不可  
以夷險易志然亦有義以處之夏屋非巖墻類固無  
庸議獨終祀時若憇陵廬待明發必無道路之虞渡  
河時能返駐昌平俟水勢稍殺擇利以涉必無波濤

舟楫之恐此二事蓋有遺悔焉盡人事乃可以諉天  
數苟充是志雖行之天下可也因作記以自戒且諭  
諸同行諸君子

訓成堂記

先皇帝御極之年今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新喻傅  
公以檢討初命滿三載吏部奏考工上例得勅贈厥  
考妣暨於元配咸有秩號而厥孝之制若曰爾敦德  
履善訓成厥子實爲我近臣茂著嘉績惟爾之功宜  
贈爾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公拜受於廷奉而歸伏讀  
其辭感君德父訓所在欲識於不忘乃摘制辭之要

大書而揭於堂曰訓成而屬諸東陽曰請爲瀚記之  
惟國家建學施教縣科目以待俊賢推其意固欲家  
教而人役之也然究其成者則有限賢父兄之於子  
弟亦然豈力不至哉蓋人之有文學行誼必關氣運  
如鳳凰芝草世不可以多得使天下皆賢則堯舜之  
世有臯夔而無共兜矣雖於家也亦然然君不可以  
不教其臣父不可以不訓其子而徒諉諸莫之致孔  
庭詩禮之訓虞庭典樂之教皆是義也今天下之選  
重於進士惟翰林則有甚焉蓋職文字敷治道以極  
考覈調參贊之任此其人必濬養素教儲之數年而

發之一旦然後爲稱固國之教而其訓之出於家者  
亦焉可誣哉東陽與公同進士又同入翰林久且厚  
愚不能友天下士知文與行如公者誠不可多得也  
今天子右文新化公以儲官舊臣日侍講幄其在史  
局纂述功德傳之無窮又以其餘造就吉士贊作人  
之化其績益成於前矣夫臣之於君必思稱其教故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子之於父必思成其訓故曰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感恩報德人心所同而賢者  
之責爲尤備公於斯堂惡可以一日而忘哉公弟潮  
亦舉進士爲中書舍人其子元抱藝就試亦將有榮

焉繼斯堂而作者尚未已茲其始也昔宋梅詢取賜詩名其堂曰有美時則有若歐陽修者爲記今公所得有重於彼而文弗足以發之豈非記者之責哉

寧海俞氏祠堂記

寧海俞氏本汴人宋南渡時徙浙之嘉興元至正間仁九處士始遷寧海國朝洪武末仁九之子禮一辟方氏之禍淡自沉晦乃徙于縣西梅村里居焉居既定欲創爲堂以祀四世祖考未就而卒其子仲玉追念先志乃於居之左卜地一區爲堂四楹奉主其中其旁四楹爲庫以藏遺書衣物度凡祭器又置祭田

若干畝以共祀事歲時率婦子以祭出入必告至正  
朔望必造而祭焉旣又因其子鄉貢士穩上京師請  
予記刻石于堂以遺其子若孫夫聖人之於人子必  
教之以養曰不能養不足以稱爲子沒而不能養則  
爲喪服以教之服除而不能繼則又爲祭祀以教之  
曰不能服與祭不足以稱爲子是皆因人情之不能  
已者爲之非有強而使之也然其服止於四世而祀  
亦止於四世蓋曰人之情有疏戚遠邇於此而不爲  
制則泛而不專不專之弊均於不能盡故節而制之  
以歸于中然四世而上以次而祧下以次而續則雖

有制而可以至於無窮是以聖人之教可以行之萬世而無弊也顧今之人多薄而少厚故不患其過而恒患其有不及然則能舉是禮者非獨自盡亦可以勵俗矣俞氏之先所可知者在宋其所由徙在元更世閱代之際其譜今不失宗族之不絕者亦甚危矣不及其存而圖之豈人子之心哉但其親盡而情疏者吾不得而強也則情未疏親未盡吾之所得祀者又可以一日緩哉禮一之貽謀仲玉之肯構皆所謂孝無倍乎聖人之教矣若簠簋籩豆儀文度數之等彝以士祭以大夫者亦聖人之制君子之所得自盡

也穩之爵其始自茲矣則其亢宗崇祀亦將益盛而所以遺其子孫者亦寧有既哉

鎮原縣廟學重修記

鎮原縣在國初隸慶陽府後改隸平涼縣舊有學不知其所由建歷元而廢洪武二十年縣丞鄭旺於舊址重建正統以來知縣李寧蔣泰張仲芳主簿陳興馬良教諭段清訓導馬貞相繼修葺久復就圯成化甲辰武昌徐侯鏞以御史謫知縣事慨然有意於此會歲大侵民不堪命方急賑貸未暇也按察副使婁君謙嘗以謂侯侯謝曰鏞曷敢一日而忘是役哉越

三年丙午修豫備倉掘地得藏錢甚富侯盡籍于公以代民稅共官用因謂其師生曰此天所以相吾志也乃請于巡撫都御史鄭公時給價庄物修廟及學拓地增制木石甄瓦以爲材型冶髹繪以爲具繩度構結龔斲裝飾以爲工指書既定規制亦舉有成事矣侯改知臨潼郭侯釗來代乃暨縣丞王瑞等白諸巡按御史武君清繼成之縣人若真定府知府張侯琬及致仕訓導范忠等若干人國子生張泰等若干人縣學生張塘等若干人僉謂吾邑僻在邊徼有此盛舉不可無述乃以書抵予請爲記竊惟綱常之道

人心所同其有備不備者氣稟習俗之異爾氣稟出乎天習俗則繫乎所處之地與所接之人故聖人立教必有典則制度以爲準又爲之條格器具以抑其過誘其不及導其嚮方使不惑於他岐示其瞻仰使有所慕而不怠羣其居處使得專其業而不遷夫然後不爲氣習所移易而性可復也孔子不得位道不行於時而著書立訓所以爲典則器具者皆備於是乎有利器之喻有砧肆之說志道游藝之序學文修行之法雖萬世之久四域之遠人億兆之不同然從則善違則惡一也則凡囿於斯教者惡可不致力于